

# 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靖安县博物馆

2009年10月~2010年1月,江西靖安老虎墩遗址联合发掘队对位于靖安县高湖镇中港邓家的老虎墩遗址进行发掘期间,在发掘区内清理东汉时期墓葬2座,分别编号为09JGLM0、09JGLM50,以下简称M0、M50。现将墓葬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发掘区地层堆积:第①层为耕土层;第②层为明代堆积;第③层为汉晋时期堆积;第④层及以下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M0和M50均开口于③层下,打破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M0位于遗址西侧,M50位于M0东侧,两者相距约9米。分别为合葬墓和独葬墓。

## 一 合葬墓(M0)

M0位于遗址西南部,发掘区T0203、T0205、T0304、T0305内。封土堆因早年被破坏未见,部分墓壁、墓道也因此受损。该墓营建过程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上直接挖建墓穴和棺穴,放置棺槨和随葬品并撒入少许朱砂后再原土回填掩埋并封土。

### (一) 墓葬形制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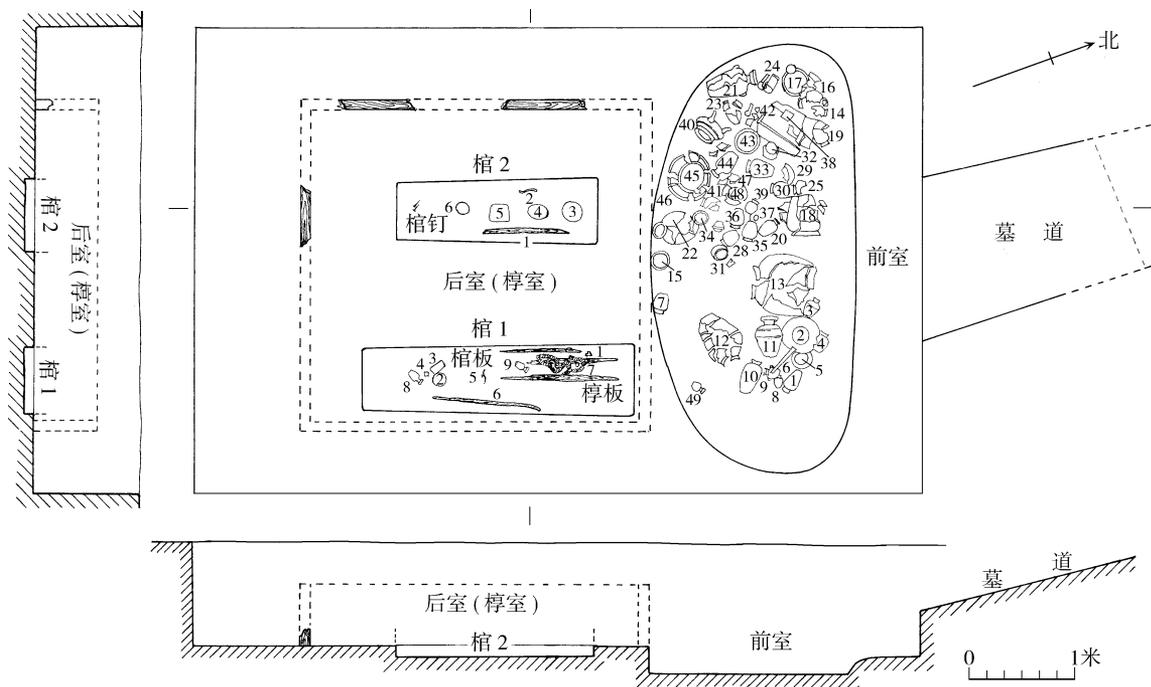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合葬墓,由墓道、前室

(前堂)、后室(后寝)三部分组成。墓向 $21^{\circ}$ 。墓道在墓室北端,坡度 $20^{\circ}$ ,平面不甚端正,残长1.95、宽1.5米,上口略宽于下口。墓口边线清晰,距地表0.3米,墓壁较直,墓底近平。墓室总长6.86、宽4.5、残深1~1.3米。可分为前室与后室两部分,前室长2.6、残深1.1米,后室长4.26、残深1米。前室与后室高差0.1米。前室有一个近腰形器物坑,长轴4.14、短轴1.94、深0.2米。由于年代久远和保存条件不佳,棺槨基本腐朽不存,根据残存的少许棺槨木材、人骨、棺穴和棺钉分布情况推断,后室内为一槨双棺合葬。为便于棺木的稳定挖有两个较浅的棺穴,东面为棺1,西面为棺2。棺1长2.38、宽0.6~0.7、深0.15米;棺2长1.9、宽0.56~0.64、深0.1米(图一)。

### (二) 随葬器物

墓内填土较疏松,呈红褐色,偶尔伴出新石器晚期陶片。随葬器物主要分布在前室中部的近腰形坑内,少量分布在棺1和棺2内。总计56件(组),包括陶器35件、青瓷器8件、铜器5件(组)、铁器6件、石器2件。

1. 陶器 35件。其中前室出土33件,棺



图一 M0 平、剖面图

棺 1: 1. 铜印章 2. 铜镜 3. 石方 4. 石黛砚 5. 铜带钩 6. 铁刀 7. 铜钱 8, 9. 陶盘口壶

棺 2: 1. 铁刀 2. 铁带钩 3~ 6. 漆器痕迹

前室: 1、10、22、31、47. 青瓷罐 2~ 5、7、8、12、14、18~ 20、23、25、26、28、30、32、33、35~ 37、39、41. 陶罐(23压在21下, 26压在22下) 6. 铁支架足 9、21、48. 陶盘口壶 11、44、49. 青瓷盘口壶 13、16. 陶瓮 15. 铜钵 17. 铁支圈 24. 陶水井 27. 陶吊桶(在陶水井内) 29. 陶谷仓盖 34. 陶釜 38. 陶灶 40. 陶谷仓 42. 陶甑(在陶灶内) 43. 陶鼎 45. 铁釜 46. 陶盆

1 出土 2 件。依陶系可分为硬灰陶、泥红陶、泥灰软陶、釉陶。以釉陶数量居多。

(1) 硬灰陶 7 件。轮制。深灰胎。胎质坚硬, 火候较高。器类均为罐。肩腹部拍印方格纹后, 再于肩部划饰凹弦纹。可分为浅腹罐和深腹罐两类。

浅腹罐 3 件。方唇, 矮领, 浅弧腹至底内收, 平底。可分 2 型。

A 型 2 件。敞口, 溜肩。标本 M0: 30, 残。口径 9.8、腹径 12、底径 7.2、高 11.6 厘米(图二: 1)。

B 型 1 件(M0: 32)。残。直口, 窄圆肩。口径 10.8、腹径 13.2、底径 7.2、高 9.5 厘米(图二: 2)。

深腹罐 4 件。敞口, 方唇, 矮领, 溜肩, 深

弧腹至底内收, 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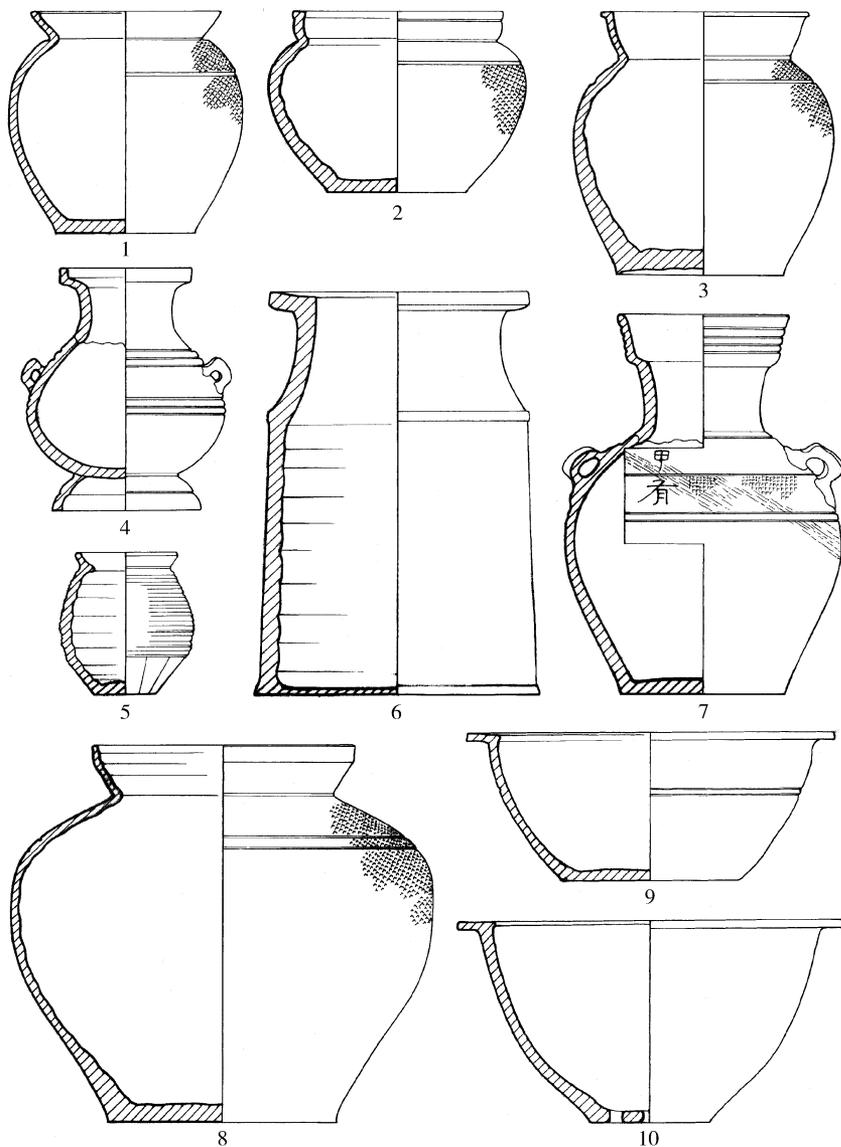
(2) 泥红陶 12 件。轮制。红黄色。胎质细腻疏松, 火候不高。器类有大罐、小罐和盘口壶。

大罐 1 件(M0: 18)。敞口, 方唇, 矮领, 广肩, 弧腹至底内收, 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 肩部划饰凹弦纹一周。

小罐 10 件。敞口, 方唇, 矮领, 溜肩, 弧腹至底内收, 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 肩部划饰凹弦纹一至两周。有的器外底可见一方形垫烧痕。可分为 2 型。

A 型 6 件。溜肩较圆弧, 平底略凹。标本 M0: 5, 残。口径 10.6、腹径 14、底径 8.6、高 13.8 厘米(图二: 3)。

B 型 4 件。标本 M0: 36, 残。肩略折。口



图二 出土陶器

1. A型硬灰陶浅腹罐 (M0: 30)
  2. B型硬灰陶浅腹罐 (M0: 32)
  3. A型泥红陶小罐 (M0: 5)
  4. 泥灰软陶盘口壶 (M0: 9)
  5. 泥灰软陶吊桶 (M0: 27)
  6. 泥灰软陶水井 (M0: 24)
  7. 泥红陶盘口壶 (M0: 21)
  8. B型泥红陶小罐 (M0: 36)
  9. 泥灰软陶盆 (M0: 46)
  10. 泥灰软陶甑 (M0: 42)
- (4, 7, 9为 1/8, 余为 1/4)

径 13.8、腹径 21.6、底径 11.8、高 19.8 厘米 (图二: 8)。

**盘口壶** 1件 (M0: 21)。器形较大。盘口，方唇，高领，长束颈，溜肩，弧腹至底内收，平底微内凹。肩腹部分别拍印方格纹和篮纹后，划饰凹弦纹两周于肩和上腹部，再对称贴塑半环形系 2 个。肩部纵向阴刻“甲有”2 字。口径 17.4、腹径 28.4、底径 17.2、高 40 厘米 (图二: 7)。

(3) 泥灰软陶 7 件。多为轮制，唯灶台为模制。胎质细腻松软，火候较低。器形有

水井、谷仓、灶、鼎、盆、盘口壶等。模型明器占一定比例。

**水井** 1 件。水井与吊桶组合使用 (图三)。水井 (M0: 24) 形制为圆筒形，圆形直口，方唇，平折沿，束颈，腹壁斜直向下趋大至底，平底。口径 13.2、底径 14.6、高 21.3 厘米 (图二: 6)。吊桶 (M0: 27) 为敞口，圆唇，溜肩，深弧腹，平底。腹部饰螺旋状凹弦纹。下腹可见 8 道切削痕，使下腹平面呈不等边的八边形。口径 5.2、底径约 1.4、高 7.6 厘米 (图二: 5)。

**谷仓** 1 件 (M0: 29、40)。由仓盖、仓体两

部分组成。仓盖形似斗笠形盖，圆形，立鸟形捉手，盖面贴塑锯齿状附加堆纹两周；仓体为圆筒形，直口，腹略鼓，平底。下承以锥状三足，腹部切割一方形出入口。器表饰篮纹后，腹部贴塑锯齿状附加堆纹(图四)。

灶 1件(MO: 34、38、42)。未修复。由灶台、釜和甑组成，可分离。灶台模制，釜和甑轮制。灶台立体呈船头形，无底，四周封闭，一侧有拱形灶门。灶面平，上有圆形灶眼，分别依次置放釜和甑。釜为腰沿釜，侈口，方唇，溜肩，弧腹至底内收，平底。腹部有一圈凸棱与灶眼形成承托关系。甑为方唇，平折沿，腹壁斜直至底内收，平底，底部有5个圆形蒸汽孔。口径19.8、底径6、甑高10.6厘米(图二: 10)。

鼎 1件(MO: 43)。未修复。敛口，圆唇，圆弧腹，平底。下撑以3兽形足，足根略外撇。口沿下对称贴塑2个半环形立耳。

盆 1件(MO: 46)。敞口，方唇，平折沿，弧腹较斜直，平底略凹。沿面和上腹部划饰两组凹弦纹。口径37.6、底径18、高15.5厘米(图二: 9)。

盘口壶 2件。标本MO: 9，轮制，分段制作。直口，方唇，长束颈，溜肩，圆腹，平底，圈足外捺。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两组，肩腹间对称贴塑半环形系。口径13.6、腹径20.8、足径15.6、高25.2厘米(图二: 4、5)。

(4) 釉陶 9件。轮制。器形有瓮、大罐、深腹罐、盘口壶等。

瓮 2件。器形硕大。直口，方唇，溜肩，弧腹至底内收，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肩部划饰凹弦纹4组。施青绿色釉，多脱落殆尽。

大罐 2件。敞口，方唇，矮领，束颈，溜肩，深弧腹至底内收，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肩部划饰凹弦纹两周。肩部施青绿色釉。标本MO: 2，残。深灰胎，施青绿色釉至腹中部，脱釉较多。

深腹罐 3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敞口，方唇，矮领，溜肩，瘦长腹渐收至底，平底微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灰胎，肩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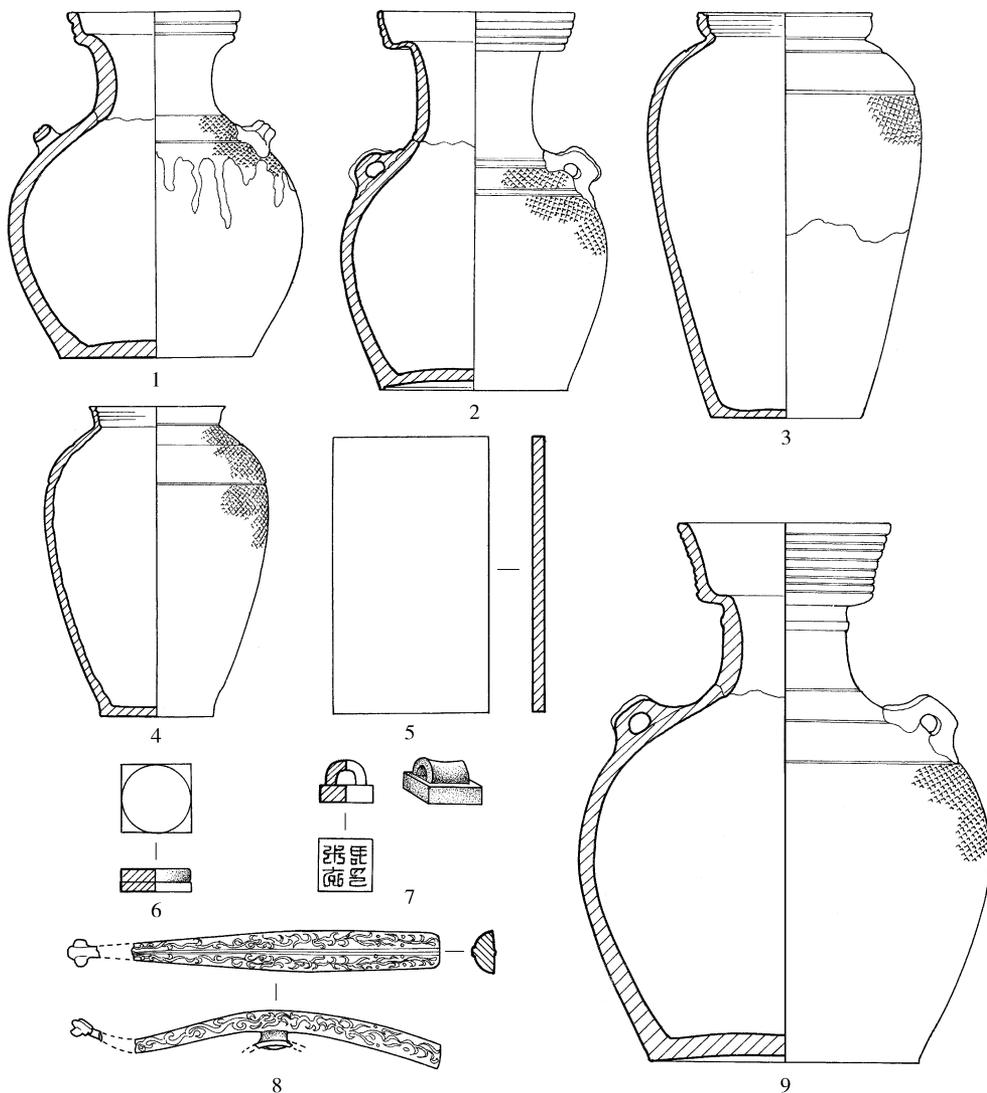
图三 泥灰软陶水井、吊桶(MO: 24、27)



图四 泥灰软陶谷仓(MO: 29、40)



图五 泥灰软陶盘口壶(MO: 9)



图六 出土器物

1. B型青瓷盘口壶(M0: 49) 2.9. A型青瓷盘口壶(M0: 11、44) 3. 青瓷深腹罐(M0: 10) 4. 釉陶深腹罐(M0: 3) 5. 石黛砚(M0棺1: 4) 6. 石方(M0棺1: 3) 7. 铜印章(M0棺1: 1) 8. 铜带钩(M0棺1: 5) (2~4为1/6余为1/3)

施青绿色釉。标本 M0: 3, 残。口径 11.4、腹径 18.8、底径 8.8、高 26.8 厘米(图六: 4)。

**盘口壶** 2件。出土于棺 1 内, 形制相同。标本 M0 棺 1: 8, 敞口, 圆唇, 高领, 细颈, 圆肩, 弧腹至底内收, 平底微内凹。外底可见一方形垫烧痕, 腹部拍印方格纹, 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两周, 肩腹间对称贴塑半环形系 2 个。均为深灰胎, 施赭色釉(图七)。

## 2. 青瓷器

8件。轮制。均为先在肩、腹部拍印细小方格纹, 再于肩、腹交界处划饰凹弦纹一至两周。有的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胎色有深灰和浅灰之分, 釉色有青绿和酱褐色之别。施青绿色釉者, 釉面肥厚光滑, 釉汁莹润。器形有深腹罐和盘口壶。

**深腹罐** 5件。形制相同, 唯大小略有区



图七 釉陶盘口壶(M0 棺 1: 8)

别。敞口，方唇，矮领，溜肩，瘦长腹渐收至底，平底微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标本 M0: 10, 残。灰胎，施青绿色釉至腹中部，脱釉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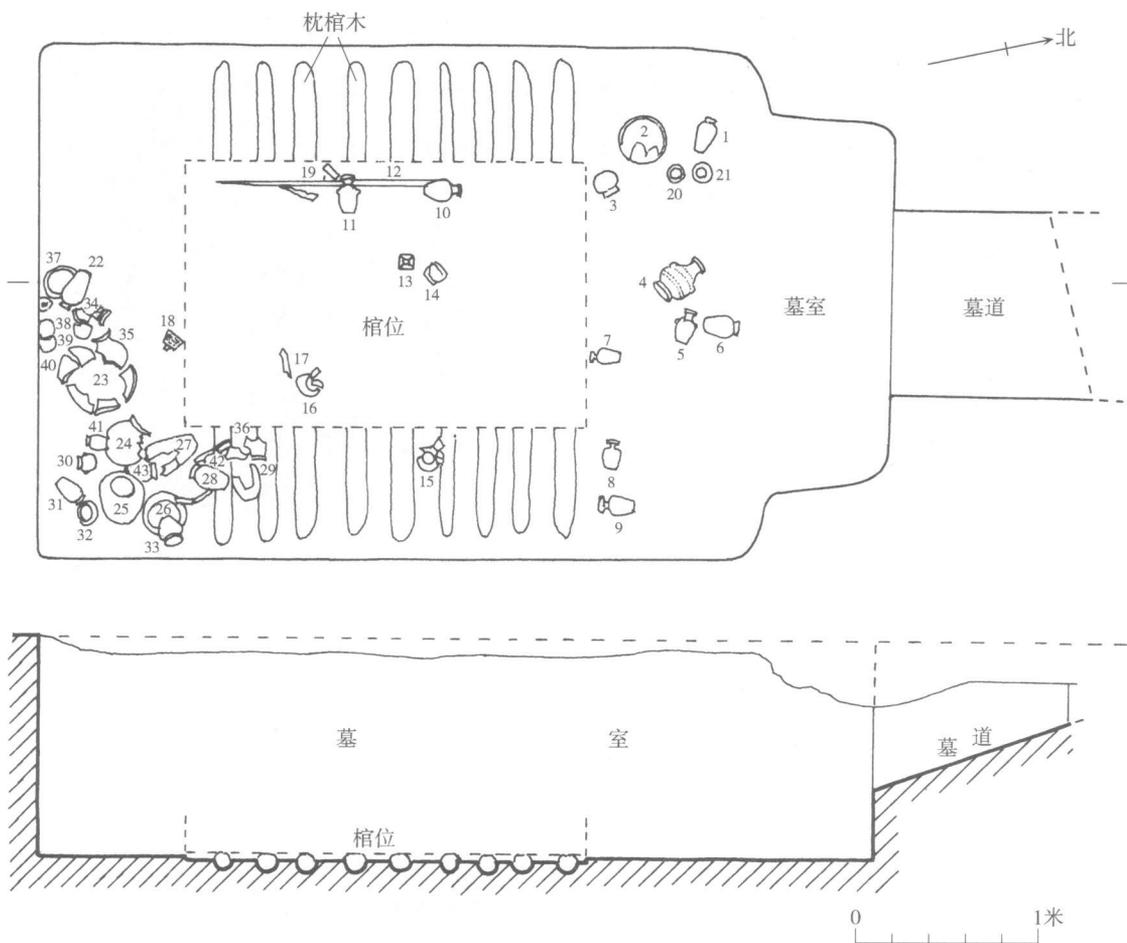
图八 铜镜(M0 棺 1: 2)

口径 15、腹径 21.2、底径 12.8、高 34.6 厘米 (图六: 3)。

盘口壶 3 件。敞口，方唇，矮领，束颈，平



图九  
铜镜(M0 棺 1: 2)  
(2/3)



图一〇 M50平、剖面图

1~3、15、21、23、24、28~32、38~40、42、43. 陶罐 4、7、10、11、16、35. 陶盘口壶 5、8、9、20. 青瓷盘口壶 6、27、33、36、41. 青瓷罐 12. 铁刀 13、18. 陶权 14、25. 陶瓮 17. 铁器 19. 石黛砚 22. 陶甗 26、34. 铁釜 37. 铁支架(44. 琉璃瑱、45. 陶甗、46~49. 陶罐出土时未注明位置)

底微内凹。肩部对称贴塑半环形系 2 个，均为纵向排列。可分 2 型。

**A 型** 2 件。体较高瘦。长束颈，溜肩，弧腹至底内收。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两周，均为浅灰胎，施青绿色釉。标本 M0：11，施釉至下腹部。口径 16.6、腹径 22.4、底径 16、高 32.6 厘米(图六：2)。标本 M0：44，施釉至下腹部。口径 9、腹径 17.2、底径 11.4、高 23.2 厘米(图六：9)。

**B 型** 1 件(M0：49)。体较矮胖。深灰胎，施酱褐色釉。短束颈，圆肩，鼓腹至底内收。肩部划饰凹弦纹一周。施釉至下腹部。口径 7.4、腹径 12.4、底径 8.2、高 15 厘米(图六：1)。

3. 铜器

5 件(组)。器类有镜、带钩、印章、钵和钱币。

**镜** 1 件(M0 棺 1：2)。合范铸造，范痕经过修整打磨。平面呈圆形，镜面光亮，背面铸有纹饰，边缘素窄，素圆形纽座，可以穿带。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龙虎对峙，圈带依次辅以画带纹和三角锯齿纹，外区由五铢钱、玉兔捣药、蟾蜍、猪、鱼、芦雁、大象、博古等间以缠枝花组成图案。圈带与内区间为铭带，镜铭为“尚方作竟(镜)大毋(无)伤，口上有山(仙)人不知老，壬元”。直径 13.9 厘米(图八、九)。

带钩 1件(M0棺1:5)。合范铸造,范痕清晰。琵琶状,截面半圆形,稍弯曲。钩呈兽首形,中间有扁平纽。背面饰卷草纹。长15.6、宽0.7~1.8厘米(图六:8)。

印章 1枚(M0棺1:1)。合范铸造,范痕清晰。圆拱形纽,印面呈正方形,竖向冷刻阴文缪篆“张武君印”4字。纽部粗糙未修整打磨,亦不见使用痕迹。边长2.3、纽高1.1、纽宽1.8、孔径0.8、高1.9厘米(图六:7)。

钵 1件(M0:15)。锈蚀严重,待修复。胎壁较薄。敞口,圆唇,折沿,弧腹。

钱币 1组(M0棺1:7),386枚。锈蚀严重,出土时呈麻花状成串分布排列,推测原有麻绳穿绕。均为圆形方孔五铢钱,有廓。“五”字交笔弯曲,“铢”字的金字头呈正三角形,“朱”

字头圆折,四点较长。为东汉五铢钱特征。

#### 4. 铁器

6件。均锈蚀严重,可辨器形有釜、刀、带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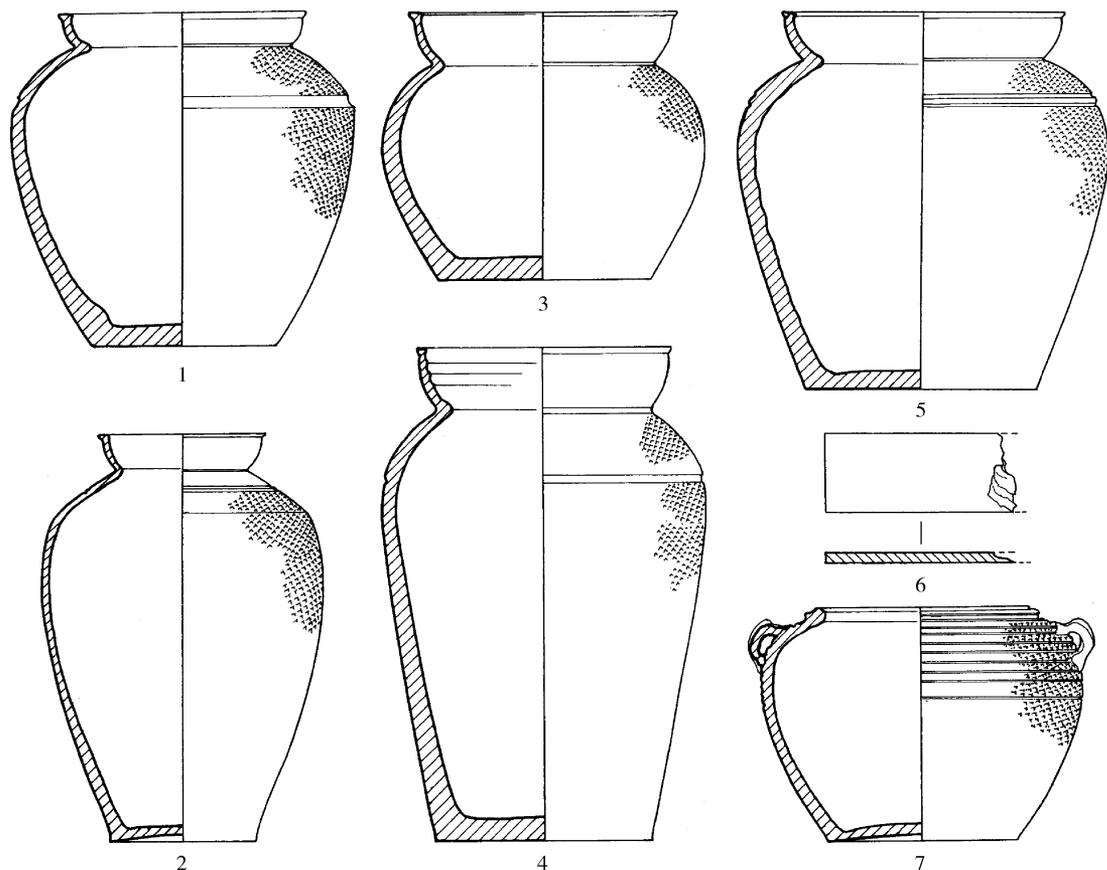
釜 1件(M0:45)。由釜和三足支架组成。仅见釜为敞口,斜折沿,束颈,溜肩,圆腹,圜底。三足支架由架圈和足构成。架圈圆形,三足呈外撇状。

刀 2件。刀身狭长,单锋双刃。仅见半圆形首,截面呈锐角三角形。标本M0棺1:6,残长90厘米。

带钩 1件(M0棺2:2)。体呈“S”形。残长1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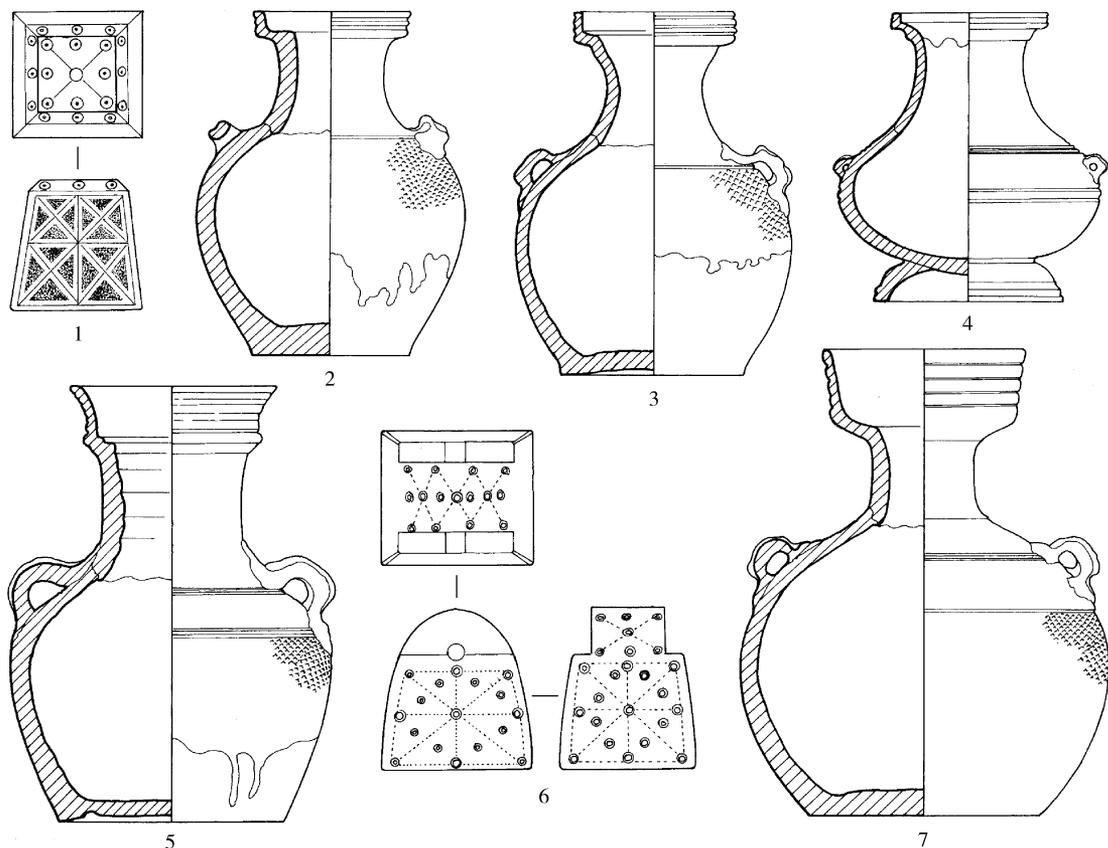
#### 5. 石器

2件。均为灰色细砂岩质地。断面切割痕明



图一— 出土器物

1. 硬灰陶小罐(M50:43) 2. B型釉陶深腹罐(M50:23) 3. 5. 泥红陶小罐(M50:3,39) 4. A型釉陶深腹罐(M50:1) 6. 石黛砚(M50:19) 7. A型泥红陶壺(M50:22) (2,7为1/6,余为1/3)



图一二 出土器物

1. B型泥红陶权形器(M50: 13) 2. Ba型青瓷盘口壶(M50: 8) 3. Bb型青瓷盘口壶(M50: 5)  
 4. 绿釉陶盘口壶(M50: 4) 5. A型青瓷盘口壶(M50: 20) 6. A型泥红陶权形器(M50: 18)  
 7. 釉陶盘口壶(M50: 7) (4约为 1/6, 余约为 1/3)

显。正面光滑，磨制细腻，背面粗糙未磨制。正面有一层似墨汁的较薄黑色物质覆盖。

**黛砚** 1件(M0棺 1: 4)。长方形。长 12、宽 6.6、厚 0.5 厘米(图六: 5)。

**石方(黛砚及研磨器)** 1件(M0棺 1: 3)。上圆形，下正方形，可分离，出土时两件组合在一起。圆形器直径 3、厚 0.6 厘米；正方形器边长 3、厚 0.4 厘米(图六: 6)。

## 二 独葬墓(M50)

M50 位于遗址西南部，发掘区 T0504、T0604 内。封土堆因早年被破坏未见，部分墓壁、墓道也因此受损。该墓营建过程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堆积上直接挖建墓穴，放置棺木和随葬品

后再原土回填掩埋并封土。

### (一) 墓葬形制与结构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向 8°。墓道在墓室北端，坡度 20°，残长 1.1、宽 1.5 米，上口略宽于下口。墓口边线清晰，距地表 0.4 米，墓壁较直，墓底近平。墓室长 4.6、宽 2.8、残深 0.82~1.2 米。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条件不佳，棺木腐朽不存，根据残存的枕棺木腐朽痕迹分布情况推断，墓室内为单棺独葬(图一〇)。

### (二) 随葬器物

墓内填土较疏松，呈浅黄色，偶尔伴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随葬器物主要分布在墓室东南角和北部，少量器物分布在棺室内。

总计 49 件,其中棺室位置出土 9 件。包括陶器 33 件、青瓷器 9 件、铁器 5 件、石器 1 件、琉璃器 1 件。

1. 陶器 33 件。依陶系可分为硬灰陶、泥红陶、釉陶和绿釉陶。以釉陶数量居多。

(1)硬灰陶 6 件。轮制。器形均为罐。可分大罐和小罐两类。

大罐 2 件。敞口,方唇,短颈,肩部略折,深弧腹渐收至底,平底。最大腹径位于中腹。肩腹部拍印方格纹后,再于肩部划饰凹弦纹两周。

小罐 4 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敞口,方唇,短颈,溜肩,深弧腹渐收至底,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有的肩、腹间划饰凹弦纹一周。有的外底部可见一方形垫烧痕迹。标本 M50:46,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一周。外底部可见一较浅的方形垫烧痕迹。标本 M50:43,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一周。外底部可见一较浅的方形垫烧痕迹。口径 10.2、腹径 14、底径 7.6、高 14 厘米(图一一:1)。

(2)泥红陶 9 件。胎质细腻疏松,火候不高。器形有甃、罐、权形器等。

甃 2 件。轮制。可分 2 型。

A 型 1 件(M50:22)。有系甃,直口,圆唇,矮领,广肩,圆弧腹内收至底,平底。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肩腹部拍印网格纹,再于上腹部划饰 10 道凹弦纹,肩腹部对称贴塑半环形系 2 个。口径 17.4、腹径 26.4、底径 15.6、高 19.6 厘米(图一一:7)。

B 型 1 件(M50:45)。无系甃,直口,方唇,矮领,溜肩,弧腹内收至底,平底。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肩腹部拍印网格纹,再于肩至上腹部划饰凹弦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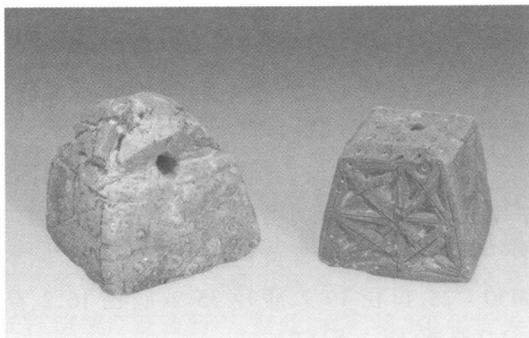
小罐 5 件。轮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敞口,方唇,沿外折,沿面内凹,束颈,溜肩,弧腹渐收至底,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有的肩部划饰凹弦纹一至两周。有的外底部可见一方形垫烧痕迹。标本 M50:3,口径 11、腹径 13.2、底径 8.8、高 11.2 厘米

(图一一:3)。标本 M50:39,肩腹部划饰凹弦纹两周。口径 11.6、腹径 15.2、底径 9.6、高 15.7 厘米(图一一:5)。

权 2 件。模制。整体似权形。可分 2 型。

A 型 1 件(M50:18)。拱形顶,体呈近梯形。拱形提手上有一横向穿孔。顶面和器表 4 面锥刺方框内“米”字纹后再戳印同心圆纹,底面锥刺几何交叉纹、斜十字纹。顶边长 4.8~5、底边长 6~6.6、高 7.2 厘米(图一二:6、一三: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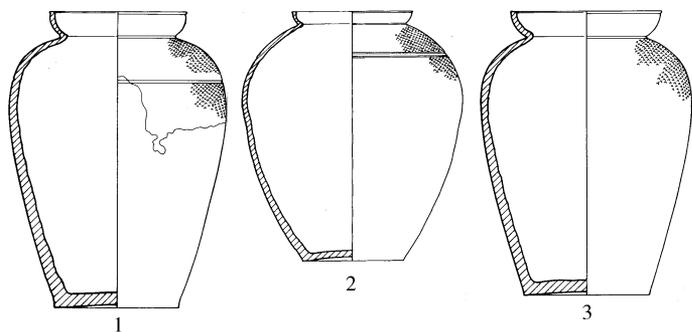
B 型 1 件(M50:13)。体呈近梯形。平顶。顶面戳印同心圆纹,器表 4 面先剔刻后划田字



图一三 泥红陶权形器(左:M50:18、右:M50:13)



图一四 绿釉陶盘口壶(M50:4)



图一五 出土器物

1. 青瓷深腹罐(M50: 41) 2. 釉陶瓮(M50: 25) 3. A型釉陶深腹罐(M50: 32) (2为1/12余为1/6)

内斜线交叉纹。器体中有一纵向穿孔。顶边长3.4、底边长5.8、高5.8厘米(图一二: 1、一三: 右)。

(3) 釉陶 17件。轮制。器形有瓮、深腹罐、盘口壶等。

瓮 2件。敞口，方唇，沿外折，沿面内凹，广弧肩，内收至底，小平底。通体拍印方格纹。深灰胎，肩部拍印青黄色釉，脱釉严重。标本M50: 25，口径19.2、腹径35.2、底径16.2、高40.2厘米(图一五: 2)。

深腹罐 11件。可分2型。

A型 10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敞口，方唇，矮领，溜肩，瘦弧腹渐收至底，平底。肩腹部拍印方格纹，有的肩、腹间划饰凹弦纹一周。浅灰胎，口至上腹部可见青灰或褐色釉。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标本M50: 1，肩部划饰凹弦纹一周。施青灰色釉。口径10.4、腹径13.4、底径9、高20.4厘米(图一一: 4)。标本M50: 32，施青绿色釉，脱落殆尽。口径12.2、腹径17、底径10.2、高22.8厘米(图一五: 3)。

B型 1件(M50: 23)。方唇，敞口，矮领，广折肩，肩部近平，深弧腹渐收至底，平底。肩部划饰凹弦纹两周。深灰胎，过烧，釉不显。口径13.6、腹径12.8、底径12、高34.2厘米(图一一: 2)。

盘口壶 4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分段制作，先多为慢轮拉底、腹坯，快轮制作口、颈部，然后拼接。均为盘口，圆唇，侈口，

细颈，溜肩，圆鼓腹，平底。腹部拍印方格纹后，再在肩腹间对称贴塑半环形系2个。底部可见一方形垫烧痕。内底、壁可见清晰拉坯和手指按捺痕，器表修抹光滑。灰色胎，质地坚硬，施青色或褐色釉。标本M50: 7，口部、肩、腹外壁分别划饰凹弦纹3组。施青色釉。口径8.8、腹径16、底径10、高20.6厘米(图一二: 7)。

(4) 绿釉陶 仅见盘口壶。

盘口壶 1件(M50: 4)。快轮拉坯，分段制作口颈、腹和圈足，再拼接成器。方唇，盘口，束颈，溜肩，鼓腹内收至底，底微凹，圈足略弧。肩、腹部分别划饰凹弦纹两至三周，肩部对称贴塑半环形纵向系2个。最大腹径位于中腹。泥黄色胎，胎质细腻松软，火候较低。通体施绿釉。口径13.2、腹径22.4、底径16.4、高25.8厘米(图一二: 4、一四)。

## 2. 青瓷器

9件。均为先在肩、腹部拍印细小方格纹，再于肩、腹交界处划饰凹弦纹一周。有的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胎色有深灰和浅灰之分，釉色有青绿、青黄和青褐之别。器形有深腹罐、盘口壶等。

深腹罐 5件。形制相同，唯大小略有区别。敞口，方唇，矮领，溜肩，瘦长腹渐收至底，平底微内凹。最大腹径位于上腹部。标本M50: 41，残。灰胎，施青绿色釉至腹中部，脱釉较多。口径11、腹径17.6、底径10、高23.8厘米(图一五: 1)。

盘口壶 4件。盘口，圆唇，细颈，平底微内凹。肩部对称贴塑半环形系2个，多为纵向排列，少数为横向排列。可分2型。

A型 2件。体较高瘦，溜肩，弧腹。均为浅灰胎，青黄色釉。标本M50: 20，纵向系。颈、肩和肩腹部分别划饰凹弦纹两组。施釉至下腹部。口径9、腹径14、底径10、高19.2厘米(图一二: 5)。

B型 2件。体较矮胖，弧肩，圆鼓腹。肩部划饰凹弦纹一周。均为深灰胎，酱褐色釉。分2亚型。

Ba型 1件(M50: 8)。横向系。施釉至下腹部。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口径6.8、腹径11.8、底径6.8、高15.4厘米(图一二: 2)。

Bb型 1件(M50: 5)。纵向系。施釉至下腹部。口径7、腹径12、底径8、高16厘米(图一二: 3)。

### 3. 铁器

5件。均锈蚀严重，器形仅可辨识釜和刀。

釜 2件。由釜和三足支架组成。仅见釜为敞口，斜折沿，束颈，溜肩，圆腹，圜底。三足支架架圈圆形，三足呈外撇状。

刀 2件。单锋双刃。仅见半圆形首，截面呈锐角三角形。可分2型。

A型 1件(M50: 12)。刀身狭长。残长120、宽3、刀脊厚1.4厘米。

B型 1件(M50: 34)。刀身较A型短。残长50、宽2~3.2、刀脊厚1.6厘米。

### 4. 石器

黛砚 1件(M50: 19)。残。灰色细砂岩质地。长方形，四边切割痕明显。正面光滑，磨制细腻，背面粗糙未磨制。正面有一层似墨汁的较薄黑色物质覆盖。残长7.9、宽3.3、厚0.4厘米(图一一: 6)。

### 5. 琉璃器

1件(M50: 44)。蓝色，喇叭形，中间穿一孔。上端径0.5、下端径0.8、高2.3厘米。

## 三 结 语

### 1. 墓葬特征及年代

(1) 上述墓葬均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且无纪年材料出土，但出土器物与江西省及邻近地区东汉墓葬资料有一定的年代对应性，陶瓷器表纹样多为先在肩、腹部拍印细小方格纹，再于颈、肩或腹部划饰凹弦纹。有的器物外底可见方形垫烧痕。其中M0还出土大量有东汉特征的五铢钱币，据此我们认为两座墓葬均属

东汉时期。

M0和M50均开于口③层下，但M0出土器物中，明器类泥质灰胎软陶占有一定比例，与江西东汉早中期墓葬出土物以泥质灰胎软陶为主相似，M50出土物中不见明器类泥质灰胎软陶，却出土了具有东汉中晚期特征的绿釉红胎器。依据该差异，我们认为M0绝对年代早于M50。

(2) M0出土器物中，A型釉陶盘口壶与南昌市第一交通路东汉墓所出陶壶相似<sup>[1]</sup>。陶盆、青铜印章与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M2)所出同类器形制、书体相近<sup>[2]</sup>。陶水井、陶吊桶、铜带钩、石黛砚及研磨器、陶仓、陶盘口壶与江西南昌市南郊东汉墓(M1)所出同类器形制相同或相似<sup>[3]</sup>。陶仓、灶、甑、腰沿釜、水井、吊桶、深腹罐、罐、石黛砚分别与江西德安九冈岭汉墓群(M1、M2、M4)所出同类器质地、形态、工艺相同或相似<sup>[4]</sup>。以浮雕技法表现主题纹饰龙虎题材的铜镜，纹样隆起突出，高低起伏，是东汉中期新兴的铜镜，东汉中期以后在我国南方地区及长江流域广泛流行<sup>[5]</sup>。据此，我们将M0年代推断为东汉中期早段。

M50出土器物中，绿釉陶壶与江西德安九冈岭汉墓群(M9)所出陶壶<sup>[6]</sup>及江西省博物馆藏绿釉陶壶形态相似<sup>[7]</sup>，青瓷深腹罐与江西德安九冈岭汉墓群(M9)所出B型I式罐相同<sup>[8]</sup>，灰陶小罐与江西修水山背东汉墓所出陶罐形态、质地相同<sup>[9]</sup>，陶权形器与江西赣县三溪东汉墓所出陶权形态相似<sup>[10]</sup>，釉陶盘口壶与江西湖口石钟山东汉“永初七年”(113年)纪年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sup>[11]</sup>。据此，我们将M50年代推断为东汉中期晚段。

### 2. 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

(1) 江西以往发掘的东汉早中期墓葬多为砖室墓，M0和M50均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此类墓葬形制以往多见于江西春秋至东汉早期墓葬，而在东汉早中期墓葬中较为罕见。究其原因，当与此地埋葬习俗的流风余韵之延续存在有关。通过对上述两座墓葬的发掘，表明

此类墓葬的年代下限可延伸至东汉中期,丰富了江西东汉墓葬考古的内涵。

(2)江西瓷窑考古资料显示,最早烧造成熟青瓷的窑址是洪州窑,肇始年代为东汉晚期。上述墓葬随葬的大量东汉中期成熟青瓷是本地生产还是从吴越等地输入?从墓内共存的大量陶器、瓷器应属同一窑场烧制的产品。据此,我们认为洪州窑的烧造历史或可上溯至东汉中期,抑或在赣西北一带尚有未被发现的东汉中期的陶瓷窑址,这有待日后进一步工作验证。

(3) M0后室内棺椁结构为一椁双棺。根据“夫妇生时同室,死同葬之”的观念<sup>[12]</sup>和汉代夫妻同穴合葬的习俗<sup>[13]</sup>推断, M0当为夫妻同穴合葬墓。考虑到夫妻死有先后,埋葬亦有早晚之分,而在发掘过程中未见明显的早晚埋葬痕迹,我们推测可能是“凡夫妇二人,其一先死已葬,其合葬也,或取新丧送至前丧葬所合葬,或为取前丧至新丧之所与新丧合葬”<sup>[14]</sup>。这种现象应当是将先丧之尸骨二次迁葬,与后丧之人合葬的结果。

(4)随葬器物多为现实生活中的器具、物品,包括模型明器也不过是一种微缩了的生活设施。这与中国古代的“魂魄”和“谓死为生观念”有关<sup>[15]</sup>,即人死之后,魂魄分离,“魂气归天,形魄归于地”(《礼记·郊特牲》),墓主期望身体里的“魄”能够继续维持人间的生活,享有并保障来世生活<sup>[16]</sup>。

领 队:徐长青

绘 图:付雪如 戴仪辉

摄 影:刘新宇

修 复:陈友根 付雪如 吴黎明

执 笔:余江安 管 理 刘新宇

- [1] 陈文华、陈柏泉《南昌市郊东汉墓清理》,《考古》1965年第11期。
- [2] 黄颐寿《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
- [3] 薛翹《江西南昌市南郊汉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第3期。
- [4] 张文江《江西德安九冈岭汉墓群》,《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
- [5]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 [6] 同[4]。
- [7] 《江西省博物馆馆藏陶瓷器》,《南方文物》封三,1995年第2期。
- [8] 同[4]。
- [9] 余江安等《江西修水山背汉晋墓葬发掘》,《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
- [10] 赖斯清《江西赣县三溪东汉墓》,《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11] 石钟山文管所《湖口石钟山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 [12] 《白虎通义·崩葬》,中华书局,1994年。
- [13] 刘尊志《徐州汉代夫妻合葬墓初论》,《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14]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
- [15] 张光直《古代墓葬的魂魄观念》,《中国文物报》1990年6月28日;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
- [16] [英]鲁惟一著、王浩译《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李媛媛)